

以色列的國家認同—— 集中營與巴勒斯坦的推拉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民族主義之原生論與建構論為分析脈絡，從猶太人在歐洲受到迫害的推力，與巴勒斯坦作為猶太人復國的實踐地的記憶拉力，探討猶太人的記憶與以色列建國及國家認同的關連，這些記憶包含上帝在出埃及運動時期的應許，以及二次大戰期間集中營迫害的記憶。其次以多元文化主義觀點，以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權利義務關係為題，討論 1990 年代新的回歸移民對以色列國家認同的衝擊，還有關於猶太復國主義的新思維。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公民是以色列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挑戰，他們不只是少數民族，也是以色列生存最大威脅的阿拉伯勢力的同一民族，他們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認同之間掙扎。冷戰結束以色列人調整自己的定位和走向，他們對自身文化內涵的反省更甚於只是愛國主義。在全球化下，以色列似乎悄悄地發展經濟和科技，讓柔性國力強化她在阿拉伯世界的正當性和安全性。

關鍵詞：猶太復國主義，納粹集中營，以色列阿拉伯人，前蘇聯猶太人

As long as deep in the heart,（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The soul of a Jew yearns,（還藏著猶太人的靈魂）
And towards the East,（我們望向東方）
An eye looks to Zion,（注視著錫安山頂）
Our hope is not yet lost,（我們的希望未減）
The hope of two thousand years,（這兩千年的希望）
To be a free people in our land,（我們將成為自由的人民）
The land of Zion and Jerusalem.（安居在錫安和耶路撒冷的土地上）

《希望之歌》以色列國歌

壹、前言

認識一個國家，從她的國民的生活小細節開始是個適當的途徑。2006年五月筆者應邀到以色列參加為期5天的國際研討會，那是一趟奇異之旅，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都令人大開眼界。準備此次研討會不但勾起筆者諸多回憶，也是在多年後再次嚴肅地認識這個國家。

以色列人喜歡帶領外國訪客參觀「集中營博物館」(Holocaust Museum Jerusalem)，博物館的特色是三角形的建築體外觀，內部的參觀路線是一種穿插式的展示呈現，昏暗的燈光塑造出一種肅穆、悲悽的氣氛。館內珍藏著名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的原稿，雖然並不是完整的名單，但看的出來是用打字機一字一字打出來的。另一個震懾參觀者的圖片是一張納粹焚燒猶太人屍體的焚化爐照片，這是猶太人被納粹有計畫屠殺的血證，而納粹在做這些屠殺時，竟然還不忘使用節約能源的設計。在這幅巨大相片下，是一片挖空的地面，上面用玻璃覆蓋著，而玻璃底下是那些受難猶太人的遺物，大大小小的鞋子，怵目驚心地見證那段悲慘的歷史。在路過昏暗，蜿蜒的參觀路線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大片的土地，耶路撒冷近在眼前。從灰暗的過去到光明的現在，彷彿就像這條參觀的路線一樣，在悲戚的歷史之旅，以色列人希望參觀者眺望這片屬於他們的土地。解說

員告訴大家，二次大戰結束後，倖存的猶太人決定以結婚、大量地生育，源源不絕的生命，做為對納粹最大的報復。

以色列的國家形象是宗教性極強的國家；是全民極端愛國的國家；是沒有國界的國家，只有停戰線；是個沒有憲法的國家；是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國家。很多人都說猶太人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但是猶太人的歷史就由兩件事貫穿，一是逃離家園，一是尋找家園。以色列人也普遍認為他們是最被誤解的國家。

以色列是移民比率甚高的國家。2006年的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資料，從1948年建國以來，約有三百多萬猶太人從世界各地移民回歸以色列，猶太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三是移民而來的。以色列國會通過的猶太人『回歸法』(Return Law)規定，只要有猶太人的血統，就可以移民回到以色列居住，成為擁有以色列國籍的公民。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可以得到國家的資助，讓他們在回歸初期可以有地方居住，可以學習希伯來語。在以色列至少有從85個不同國家回歸的猶太人，其中前蘇聯的猶太人回歸的數量最多。(大紀元，06/01/06)

前面提到以色列人以愛國著稱，但是2004年發表的一項關於「以色列人特性」(Israeliness)的調查顯示，在全國性的受訪者中，超過六成的覺得以色列人是醜陋的(ugly Israeli)，將近三成認為以色列人是愛國的(patriot)。這項調查是希望受訪者從日常生活的層面和經驗，認定他們對以色列人的認同內涵。受訪者認為以色列人醜陋的特性包括：沒有公德心、投機主義、對事情採雙重標準、沒有自省能力、自以為是、物質慾望過度、貪婪、盲目崇拜美國文化。而愛國的特性則表現在服兵役、熱愛國家、遵守法律、擁護國家的價值觀、以及對以色列土地的熱愛，更有人指出，一個愛國的以色列人在看到以色列的海岸線時，都應該眼眶濕潤。(Sela-Sheffy, 2004)

本文將以民族主義之原生論與建構論為分析脈絡，從猶太人在歐洲受到迫害的推力，與巴勒斯坦作為猶太人復國的實踐地的記憶拉力，探討猶太人的記憶與以色列建國及國家認同的關連，這些記憶包含上帝在出埃及

運動時期的應許，以及二次大戰期間集中營迫害的記憶。其次以多元文化主義觀點，以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權利義務關係為題，討論 1990 年代新的回歸移民對以色列國家認同的衝擊，還有關於猶太復國主義的新思維。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公民（Israel Arabs）是以色列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挑戰，他們不只是少數民族，也是以色列生存最大威脅的阿拉伯勢力的同一民族，他們對以色列的認同值得外人關注。最後本文也將展望以色列的可能的未來。

貳、記憶中的國度

以色列建國與建構國家認同的兩股動力為由「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與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猶太復國主義源於 19 世紀在歐洲身為少數民族的猶太人，意識到他們在歐洲要安身立命的困難重重，因此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度。大屠殺記憶則是指在 1948 年以阿戰爭後，美國人開始紀念大屠殺，並把以色列視為對猶太苦難的補償，以及猶太人存續的維繫者。（Ellis, 2002）

以色列國內第一份關於認同的研究是 1965 年，對以色列高中生進行的猶太認同調查。（Herman, 1970）猶太人一方面要跟所有的國家一樣享有民族自決，一方面要強調他們跟其他民族是不一樣的，他們是獨特的，所以以色列建國是有充分正當性的。（de-Shalit, 2004）以色列建國特別之處在於她是由一群沒有國家的民族主義份子的復國運動、加上大國的扶植，以及 20 世紀初劇烈變動的國際形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的層面上似乎很快便上軌道，但是在民族形塑（nation formation）上卻仍問題重重。

一、對上帝應許的記憶

以色列的建國與宗教的關係密不可分，摩西的引領的出埃及運動，號召認同耶和華宗教信仰的人，包含被壓迫的族群如希伯來人、米甸人、亞

蘭人、阿皮魯人（Apiru）及迦南原住民等，藉著十誡所揭示的一個平等社會理想，反抗埃及法老壓迫者。上帝因為記起猶太人所受的不義對待，以及祂在聖約中的應許，於是許諾猶太人一個以靠記憶去實現的正義未來。出埃及運動帶領眾人到迦南建立以色列國家的認同。

這個古老的記憶在近代被實踐，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就是猶太人的民族復興運動，原因在於東歐猶太人不斷遭受迫害，而西歐猶太人則對於形而上的解放越來越感到失望，因為他們仍然受到歧視歧視，且不能溶入他們所居住國家的社會中去。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於 1897 年由赫茨爾（Theodore Herzl）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赫茨爾是著名的維也納記者和劇作家。猶太復國主義創造了，從此發展成爲政治運動，號召猶太人回歸以色列故土，恢復其民族的生活方式，且應爲世人所公認。¹ 他們相信猶太復國的這個實踐不只是猶太人自身的安居樂業問題，也是所有受壓迫民族應該爭取和享有的結果。（Laquer, 2003）

「猶太復國主義」又稱爲錫安主義，「錫安」在猶太人看來則是聖城耶路撒冷的同義詞，並泛指整個以色列地。因此，「錫安」充分表述了猶太人對故土耶路撒冷的懷念之情，也成了流散的猶太人宗教生活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成爲猶太遺產的重要內涵。（Wigoder, 1994）

以色列的建國記憶在獨立建國後也持續維持猶太人的認同，我們從以色列的地名便可看出。以色列建國後，政府曾成立地名委員會，將巴勒斯坦土地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爲聖經上或猶太法典上的名字。這也有強化猶太人建立以色列國的歷史正當性。不但讓以色列的猶太人緬懷猶太祖先悲壯的歷史，也迫使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接受猶太人佔領的事實。這種地名恢復運動將上帝、猶太人、和土地緊緊結合，土地是屬於猶太人的，上帝應許猶太人建國，所以回到錫安建國是必然的。

¹ 此段歷史敘述，請參閱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ISECO）〈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和發展〉http://www.iseco.org.tw/newversion/About_Israel_His_01.htm

二、集中營與大屠殺的記憶

以色列建國提供猶太人可以和自己的族人共同生活的國度，集中營生還者需要一個安穩家園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與以色列建國成一個猶太人的國家的歷程相輔相成。而且從集中營生還者的立場來看，以色列建國是對希特勒納粹企圖消滅猶太民族的最有力反擊，是希特勒失敗的最佳證明。

在形塑集中營記憶與以色列國家認同的關連過程中，1960 年的艾赫曼（Adolf Eichmann）審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艾赫曼是希特勒的黨衛軍的一員，負責處理猶太人事務，他深入研究猶太復國主義歷史，精通希伯來語，是希特勒身邊的猶太問題專家。二戰期間納粹一連串的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中，艾赫曼都積極參與，雖然不見得是這些行動的主要決策者，但是他非常積極認真地執行這些政策。納粹失敗後，他逃亡成功，躲過 1945 年到 1946 年的紐倫堡審判，但是被認定是猶太民族的首要戰犯。

1960 年 5 月，在以色列總理班古理安（David Ben-Gurion）的主導下，以色列特工人員前往艾赫曼的藏身處阿根廷，秘密將艾赫曼逮捕並押解到以色列。1961 年 4 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對艾赫曼進行公開審判，12 月三位法官將艾赫曼定罪，次年 5 月 31 日艾赫曼被送上絞架。這是以色列建國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死刑執行，該刑場的佈置還被存放在紀念館中供後人參觀。

艾赫曼審判不只是司法審判，也不只在懲罰罪犯，它成爲以色列國家認同的重大事件，是激發民族精神的催化劑，讓以色列國民體認國家存在的必要性。（Bregman, 2003）班古理安利用艾赫曼審判進行以色列建國的對內強化和對外的宣示，在國際上，儘管國際對其跨國逮捕艾赫曼的合法性有所質疑，但他仍高調地透過全世界對此審判的重視，希望喚起大家對猶太民族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受到迫害的記憶，誘引大家的同情心，激發全世界對以色列建國的支援，更加確立以色列作爲主權國家的合法性。他強調此審判本身的歷史意義，在於對人類歷史上悲慘的一頁作見證。在對內方面，班古理安希望以色列人能夠瞭解大屠殺真相，尤其是要教育年輕一代，讓他們知道猶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權國家內，才有可能擁有真正的安全。

以色列政府鼓勵對集中營和大屠殺的當事人或其遺族，進行各種相關研究，例如「集中營與重生」、「集中營與英雄主義」、「集中營與以色列的建國」等議題（Ofer, 2009）。對集中營的生還者而言，集中營的經驗對他們個人和家庭的深遠影響，含括他們對身為猶太人的感受和認知，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集中營記憶的提醒與強化也透過紀念日和紀念館深化至以色列人的生活層面，以色列小學生透過猶太節日、兒童書籍、詩歌、童謠等材料學習集中營的歷史，許多中小學老師都必須接受關於集中營的課程教學輔導。

1979 年以色列教育部規定集中營必須列入高中課程教材，在大學入學考試也必須有關於集中營的考題。1982 年第一本以色列教育部認可的集中營議題的高中教科書誕生，書名為《集中營及其意義》（*The Holocaust and Its Meaning*），主要撰寫人之一，Ham Schatzker 一直提倡以色列人應該拋開受難者的包袱，以及偏激的英雄主義，而以更多元和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待集中營（Ofer, 2009）。

三、前蘇聯猶太移民

在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後，有超過百萬的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其中有超過七成都是高技能的人才，大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並具有豐富的學術和科學研究經驗。他們當中，又有一半人在移民前從事過學術研究或擔任過管理階層的工作，包含醫生和工程師。以色列政府極為用心安置這批新移民，讓新移民自由選擇居住地，政府向新移民發放 6 個月的生活費，提供免費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提供希伯來語、猶太教和錫安主義基本知識的培訓。有人歸功以色列在 1990 年代經濟成長，科技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蘇聯猶太移民的大量進入（Khanin, 2010）。前蘇聯猶太移民也讓以色列能維持住猶太人口與阿拉伯人 8：2 的比例，這對以色列維持一個猶太國家和民主自由的體制有相當大的助益，他們加入從軍行列也鞏固以色列的國防安全。

前蘇聯猶太移民對以色列的國家認同也有顯著影響，在一項大規模的

調查中，發現前蘇聯猶太移民與原先的以色列國民對猶太特性的認同有所差異，總體而言，他們的猶太人認同都很強烈，但是他們的宗教性較弱，遵守教規的程度較低，對於猶太教一些基本教義和傳統習俗都比較不關切。被問到影響他們認同自己是猶太民族的因素時，只有 38% 的前蘇聯猶太移民認為以色列建國很重要，遠低於 70% 的原先的以色列國民的認同。認同猶太教是猶太認同很重要的因素的比率更低，只有 15%。認同猶太人過去 3000 年歷史的也只有 15%。比率最高的認同因素是猶太人的集中營歷史，有 46% 的前蘇聯猶太移民以此認同猶太民族。（Levy, 2009）

四、後猶太復國主義

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發展的兩大主題，加上全球化快速的進展促使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重大調整與變革。以色列在冷戰結束後，除了帶來大量的前蘇聯猶太移民外，也讓以色列內部對其國家認同有新的思考，面對國際和地區局勢的新變化，新的思維因應而生，有人重新檢討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國家的目標、和阿拉伯國家的衝突、以及猶太人與阿拉伯少數民族的關係等問題，並力圖探尋出一種更符合歷史原貌的客觀詮釋。後猶太復國主義（post-Zionism）就是其中的代表。

後猶太復國主義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研究，重新檢視猶太復國主義的歷史發展和以色列的國內現狀，從以色列的國家性質和發展走向、輿論宣傳和國民教育、以色列阿拉伯少數派的公民權利、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民主化，以及以巴衝突等層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批判性觀點。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班古理安大學的模里斯（Benny Morris）和海法大學的佩普（Ilan Pappé）。

在族群關係上，後猶太復國主義主張以色列應該形成一種公民身份，順應全球多元文化主義的風潮，建立一種適合自由民主的普遍價值標準的制度框架。保障各族群與民族的平等權利，不應犧牲其他民族的認同感來彰顯特定民族的認同感。他們也對以色列現今構成的國家的合法性不予認同，堅信以色列必須在民主性或猶太性兩者之間選擇其一。他們認為錫安主義或猶太復國主義事項殖民計畫，而不是民族復興和建國的理想，嚴重

背離猶太民族的本性，也對以色列建國的正當性形成很大的傷害（Pappe, 2006）。

對外方面，後猶太復國主義希望西方國家不要再偏執地把以色列當成阿拉伯蠻荒世界的一個民主堡壘，這種定位對以色列的正常發展是有傷害的。它會妨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和平相處的機會和可能性。美國與歐盟應該共同對以色列施加壓力，讓以色列能更坦然地面對國內和國際問題。以色列的公民社會必須形成，以色列也必須走出被壓迫的悲情，才能成爲世界上的負責任國家。（Silberstein, 1999）

後猶太復國主義還不是以色列國內的主流意見，仍是發展中的一種新思潮，他們與全世界所有左派學說的際遇一樣，對現狀的挑戰容易引來責難，以色列雖然在經濟發展上有亮眼的成就，但是在國家安全和國際處境上還是充滿威脅，可以想像後猶太復國主義的主張可能引起的緊張與不安。但不論如何，這種新的批判思維代表以色列內部在國家安全的最大公約數底下，仍然有改變現狀和追求更高理想的呼聲。

叁、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認同的挑戰

在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中，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互動關係，不但是各民族的生存關鍵，也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內涵。以色列基本上是由意識形態、族群、和宗教構成民族形塑要素。雖然以色列的建國宣言宣稱，國家致力於造福全體公民，公民不分種族、宗教信仰和性別，都充分享有平等權利（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d.）。然而佔總人口將近 2 成的阿拉伯人被含括在這個猶太人的國度中，造成的不只是多元文化的面貌，更是以色列國家認同的挑戰。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後，15.6 萬阿拉伯人留在以色列國境內，成爲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是全世界極少見的少數民族，因爲他們所處的地區，是稱爲阿拉伯世界的中東地區，在一個自己民族的地盤中，他們確是以色列國度中的少數及弱勢民族。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東岸，地處埃及與西南亞之間，是世界上文明最古老的地區之一，猶太教與基督教都在此地誕生，因此被稱為「聖地」(Holy Land)。現在我們常以巴勒斯坦人稱呼與以色列對抗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或是後來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然而以地名的觀點來看，所有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個地方的阿拉伯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因此，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是巴勒斯坦人。但因為他們同時是以色列的公民，這一特殊身份使他們夾在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民族政府」的衝突中。這對他們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都形成很大的挑戰。(Smootha, 2007)

以色列阿拉伯籍的學者納赫爾 (Khalil Nakhleh) 認為，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執行「鴻溝政策」(policy of gap)，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展現優勢的強硬態度不但將猶太民族性強加在國家制度上，更不尊重阿拉伯人的傳統文化、財產和權利 (Nakhleh, 1980)。以色列政府也對阿拉伯公民採取分化的政策，刻意不承認阿拉伯人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切斷與其他阿拉伯人的聯繫，並挑動阿拉伯公民之間宗教的差異，特許德魯茲 (Druze) 人和貝都因人服兵役，在經濟發展上對德魯茲人給予優待等。分治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對阿拉伯人的管理，故意製造其隔閡，有利於鎮壓其可能的反抗。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民族認同最大範圍是泛阿拉伯民族認同，由於以色列政府的歧視政策，讓他們的政治認同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聯繫在一起。200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6% 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會在以巴衝突中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政府，只有 13% 的人會支持以色列政府。因此有人稱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的「全民公敵」(enemies of the state) 和「第五縱隊」(Senner, 2008)。2008 年「以色列民主協會」(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的調查也發現，超過 45% 的阿拉伯人認同自己是阿拉伯人，24% 認同為巴勒斯坦人，只有 12% 認同是以色列人。(Jewish World, 2008)

以色列政府在許多施政上的差別待遇也強化了阿拉伯公民的不滿。例如通過立法和各種名目不斷徵用和沒收阿拉伯人賴以生存的土地，迫使眾多阿拉伯人到猶太人掌控的經濟部門工作。以色列實行的義務兵役制是與

許多社會福利相聯繫的，而除了德魯茲人外，多數阿拉伯公民都不能當兵，因而也就被剝奪了阿拉伯公民與兵役制相關的住房貸款、獎學金和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

由於以色列經濟發展水準高，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無疑也從中受益。他們的收入雖沒有猶太人高，但生活還是有保障的。當初，逃離的巴勒斯坦人多為生活水準較高的中產階級或宗教、文化界的中上層人士，留下的人則多為生活貧苦、文化水準低的農牧民。然而，半個多世紀以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和文化水準有了很大提高，明顯好於巴勒斯坦控制區內的同胞，甚至超過了當年逃到附近阿拉伯國家的同胞及其後裔。所以，他們選擇與猶太人和平相處。他們認識到自己是以色列的公民，即使將來有朝一日巴勒斯坦國真正建立起來了，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改變自己以色列公民的身份。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爭取與猶太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而不是脫離以色列。(Reiter, 2009)

2006年至2007年間由38位以色列阿拉伯政治精英和知識份子，共同起草發表四份有關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和民族地位的綱領性文件，是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民族政治意識發展中的又一個里程碑(Agbarieh, 2008)。這四份文件分別是〈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未來願景〉(The Future Vision of the Palestinian Arabs in Israel)、〈全體公民的平等憲法〉(An Egalitarian Constitution for All)、〈民主憲法〉(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海法宣言〉(Haifa Covenant Project)。這四份文件被總稱為〈未來願景〉(Future Vision)，對阿拉伯公民與以色列國家的關係、法律地位、土地和住宅政策、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政策目標和建議，要求以色列政府對阿拉伯公民所遭受的不公負起責任，承認阿拉伯人作為本土少數族群應享有的平等地位，取消以色列國家的猶太特性，實現阿拉伯人的自治，使阿拉伯公民能夠分享國家的政治權力。文件發表後，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多數阿拉伯政界人士認為，文件現實地反映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訴求和他們在以色列國家範疇內實現融合、平等與公正的願望。

以色列的未來與其境內的阿拉伯人與周圍的阿拉伯世界高度相關，在巴勒斯坦這個土地上，未來可能形成兩個國家，柯林頓在總統任內曾經提倡以色列可以和巴勒斯坦民族政府以國家形式共存。新的巴勒斯坦國必須掌控 95% 以上的加薩走廊和西岸的領土，東耶路撒冷將成為新巴勒斯坦國的首都。這項主張在歐巴馬上臺後再度被提出，國務卿希拉蕊也重申兩個國家的解決方案是無法避免的。（VOA, 03/03/09）但是，美國政治學者 John J. Mearsheimer（2010）稱這個未來是個幻想。

第二個可能是現狀的改革，就是形成一個兩個民族平等權利的民主國家，阿拉伯人必須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但是這個政策的結果可能改變以色列是猶太人國家的本質，因為這樣的改革可能吸引更多阿拉伯人進入，導致阿拉伯人在人數上可能超越猶太人，也可能因平等權利變成以色列掌權的多數民族。這對以色列建國的猶太復國主義是項大威脅。

第三個可能是以色列再次執行族群淨化（ethnic cleansing），就像 1948 年建國時驅趕超過 70 萬阿拉伯人離開家園一樣，當然現在想要執行這樣的政策，難度更高，因為現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總數超過 550 萬人。

最後一個可能是形成種族隔離，即以色列嚴格控制佔領區，但是賦予阿拉伯人有限度的自主權，形成彼此無法串連，在經濟上提升的部落型態。

在現實發展上，一項由史坦麥茲和平研究中心（Tami Steinmetz Center for Peace Research）發表的調查顯示，在以色列國民中，90% 的受訪者認定以色列發展得非常好，81% 非常樂觀及看好以色列的未來，若讓以色列的猶太人選擇可定居於任一國家，81% 的受訪者仍偏好定居以色列。在阿拉伯公民中，51% 認為個人狀態處於非常好的狀態，但也有 36% 感覺很糟、非常糟，也有超過 6 成受訪者肯定國家的成就還算不錯。不分猶太人與阿拉伯族裔，59% 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是穩定與經濟現代化的國家，53% 自豪以色列的民主化成就。（曹宇帆，2009）

肆、結論

2005 年初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Josef Joffe，曾在國際重要外交期刊《外交政策》上發表一篇〈沒有以色列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Israel) 的文章，引起全世界支持以色列與反以色列的人士的激辯。許多西方知識界人士對當前世界上的亂象抱持一種歷史因果論，這些因果論認為猶太人如果沒有在 1948 年建立以色列，伊斯蘭教世界不會像現在這樣敵視西方世界；美國也不會在中東事務上失去立場，阿拉伯國家便不會變成反美的大本營，恐怖主義也不會如此傷害美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面對這些反以色列的論調，Joffe 強烈地加以反駁，他認為阿拉伯國家的問題是其內部本身的問題，伊斯蘭教式的民主之所以難產與以色列的存在並不相關，怪以色列不如怪為何阿拉伯世界存在那麼多不識字的人口，為何現代化和民主化進行得那麼緩慢。這樣的反擊很有挑釁味道，但是符合以色列人的世界觀。

猶太人一方面要跟所有的國家一樣享有民族自決，一方面要強調他們跟其他民族是不一樣的，他們是獨特的，所以以色列建國是有充分正當性的。以色列被視為是宗教性極強、全民極端愛國的國家，很多人都說猶太人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但是猶太人的歷史就由兩件事貫穿，一是逃離家園，一是尋找家園。以色列人普遍認為他們是最被誤解的國家。

冷戰結束全世界都在調整自己的定位和走向，以色列人在冷戰後也有所改變，他們希望大家認識他們不只是愛國，他們也很在乎他們的文化內涵，所以在前面提到的問卷調查中，他們對自身文化內涵的反省更甚於只是愛國主義。在阿拉伯世界中建國注定與阿拉伯人之間的糾葛會是國家發展的主要挑戰，後冷戰時期阿拉伯世界背負西方賦予的恐怖陰影，以色列是否更加壯大膽識地對抗周遭的巴拉伯人，搭上美國開啓的反恐快車，更加義正辭嚴地攻擊或反擊巴勒斯坦民族政府和境內的阿拉伯公民？或者在全球化下，以色列只希望悄悄地發展經濟和科技，讓柔性國力強化她在阿拉伯世界的正當性和安全性？

以色列建國的強烈意志是否值得所有追求建國夢的人效法應該審慎討論，因為那種決心包括對阿拉伯人的激烈手段，對道德、正義、和現實作利己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也是千夫所指的忍辱負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偏執，這樣的力量才能稱起在惡水中安身立命的局面。台灣能嗎？

參考文獻

- 大紀元，2006。〈以色列是世界移民比例最高國家〉 (<http://www.epochtimes.com/b5/6/6/1/n1336675.htm>) (2011/08/12)。
- 曹宇帆，2009。〈8 成以色列猶太人對國家未來樂觀〉中央社專電。 (<http://www.epochtimes.com/b5/9/4/29/n2510352p.htm>) (2011/08/12)。
- Agbarieh, Asma. 2008. "‘Future Vision’: Israel’s Arab Elite and Reality." *Challenge* (http://www.challenge-mag.com/en/article__129/future_vision_israels_arab_elite_and_reality) (2011/08/13).
- Ahron Bregman, 2003. *A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e-Shalit, Avner. 2004. "Being Israeli." *Governments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1, pp. 81-100
- Ellis, Marc H. 2002. *Israel and Palestine, Out of the Ashes: The Search for Jewish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luto Press.
- Herman, S.N. 1970. *Israelis and Jews: The Continuity of an Ident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May 14, 1948." (<http://www.mfa.gov.il/MFA/Peace+Process/Guide+to+the+Peace+Process/Declaration+of+Establishment+of+State+of+Israel.htm>) (2011/08/15)
- Jewish World. 2008. "Poll: Most Israelis See Themselves as Jewish First, Israeli Second."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540049,00.html>) (2011/08/16)
- Joffe, Josef. 2005. "A World without Israel."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5/01/05/a_world_without_israel) (2011/08/16)
- Khanin, Vladimir. 2010. "Aliyah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Balance." (http://www.herzliyaconference.org/_Uploads/3046_Aliyah.pdf) (2011/07/20)
- Laqueur, Walter. 2003. *The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Tauris Parke.
- Levy, Shlomit. 2009. "Trends in Jewish Identity in Israeli Society: Effects of Former Soviet Union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Jewry*, Vol. 29, No. 2, pp. 153-68.
- Mearsheimer, John J. 2010.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Righteous Jews vs. New Afrikaners." Delivered at the Hisham B. Sharabi Memorial Lecture, Palestine Center, Washington, D.C., 29 April (<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10/mearsheimer300410.html>) (2011/08/17).

- Nakhleh, Khalil. 1980. "Palestinian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Khali Nakhleh. and Elia Zureik, eds, *The Sociology of Palestinians*, pp. 176-99. London: Billing and Sons.
- Ofer, Dalia. 2009. "The Past That Does not Pass: Israelis and Holocaust Memory." *Israel Studies*, Vol. 14, No. 1, pp.1-35.
- Pappe, Ilan. 2006.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ter, Yitzhak. 2009. "Israel and Its Arab Minority." Jewish Virtual Library Publications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isdf/text/reiter.pdf>) (2011/12/13).
- Sela-Sheffy, Rakefet. 2004. "What Makes One an Israeli? Negotiating Identities in Everyday Representations of Israelines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0, No. 4, pp. 479-97.
- Senner, Barak M. 2008. "The Threat from Israel's Arab Population." *InFocus Quarterly*, Spring (<http://www.jewishpolicycenter.org/113/the-threat-from-israels-arab-population>) (2011/07/25).
- Silberstein, Laurence J. 1999. *The Postzionism Debate*. New York: Routledge.
- Smootha, Sammy. 1997. "Ethnic Democracy: Israel as an Archetype." *Israel Studies*, Vol. 2, No. 2, pp. 198-241.
- Smootha, Sammy. 2007. *Index of Arab-Jewish Relations in Israel 2006*. Haifa: Haifa University Press.
- Wigoder, Geoffrey. 1994. *New Encyclopedia of Zionism and Israel*.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Israeli Identity: Push of Holocaust and Pull of Palestine

Shun-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ntity issues of Israel through ethnic origin and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ism. The pushing force came from the tragedy experience of Nazi holocaust that drove the Jews to find a new homel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n Palestine pulled them back to their long lost home. The identity challenges came from the Israel's state building, in which the Arabs in Palestine and in the Middle East viewed as a threat and invasion from the Western. The Israeli Arabs were put in a difficult world torn between two authorities, one from the regime of Israel and the other from the Palestine Authority. The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if not discrimination, they received became barrier for them to form unitary state identity with the Jew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anged Israelis' mindset on state identity and worldview. They now try to develop soft power, moving toward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consolidate their security and legitimacy in the world.

Keyword: Zionism, Nazi Holocaust, Israeli Arabs, former Soviet Union
Jews